

7
第二届上海杯
象棋大师公开赛
上午开枰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677期 | 2022年9月18日/星期日 本版编辑/王剑虹 视觉设计/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

袁弘

爱，才能成就人

袁弘谈主演话剧《弗兰肯斯坦》的启示

爱，才能成就人。当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玛丽·雪莱创作的第一部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中提及的由尸块拼凑出的生灵称为“怪物”时，袁弘强调：“在剧本里，他被称为‘人形生物’。”穿着灰色外套白色T恤的袁弘今年四十岁，就连生日蛋糕都是在母校上戏实验剧场的舞台上，在话剧《前哨》上演结束后与剧组一起分享的。昨晚，他在人生第二部公演的话剧《弗兰肯斯坦》中，以“人形生物”（见下图）这个角色登场。



演技的时间不是很多：“一个是演员的自信心脆弱，夫妻之间谁都说服不了谁。但是，演话剧反而给了我们一个空间，让我们彻夜长谈。”

有情

“我觉得，舞台上，要永远保持真诚；生活中，要对身边的人和事、万事万物都有情感。”

袁弘走上演艺道路有两个转折点——都因为重兄弟情谊。第一个兄弟，是他中学同学，是发小。两人当时都在武汉上学，晚上在厕所里巧遇，发小问：“想不想去北京玩一圈？”当时正值高三，袁弘本能地回应：“想呀！”发小给了他一张北京广播学院（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）的招生简章：“我爸妈把交通住宿费都给我准备了，你只要有火车票的钱，就陪我玩一圈。”

结果，哥们儿初试没过，但陪考的袁弘进了表演系的复试——虽然此时还没有定论，但是袁弘父母去找了武汉曲艺界的老师“给我讲讲什么是表演……”最终，他的专业分数可以进入“专门出央视主持人的北广”。但是，最后他进的是上戏表演系——还是因为前面那位发小。那一年上戏最晚在武汉招生。发小还想一搏。袁弘妈妈认为：“上回你陪他考试他没考上，这次你也应该陪人家再去考上学，反正你有北广的专业分数垫底。”结果，袁弘再次陪考，考上了上戏表演系。

袁弘的第二个转折点来自同寝室的兄弟——胡歌。胡歌当时开始演电视剧，第一部是《天下无双》，主演阵容非常强大：张卫健、关咏荷、陈好、薛佳凝……本来排名第五的主演是胡歌，但他不适合剃光头就推荐了兄弟袁弘。于是，袁弘就成为班级里第一位出去接拍电视剧的人。后来，当胡歌发生意外时，袁弘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人。胡歌休息了两年，袁弘陪了两年。然后，袁弘向胡歌推荐了一部电视剧《琅琊榜》……后来的故事人尽皆知。

“我觉得，人，在生活中，要对身边的人和事乃至万物都有情感；舞台上，则要永远保持真诚。保持真诚太难了——在话剧里找到的空间和机会更大，你可以反复去完善一个角色，总有机会审视自己。”

本报记者 朱光

挑战

袁弘特别喜欢这个挑战，创作于1818年的小说原著“讨论的其实是爱与孤独”。他分析道：“人形生物从被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来之后的短短三年生命里，从一张白纸到学会爱、有欲望、被伤害、去复仇……基本是人的一生的情感起伏的高度浓缩。”而弗兰肯斯坦则更像是大部分人——欲望集中在追求事业的成就感，是“工作狂人”而忽略甚至毁灭了生活里本应有的亲情、爱情……“人形生物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，但他不断地寻找爱；弗兰肯斯坦是个人，但是他爱的能力渐渐退化，最终爱的感觉消失了，还是一个人吗？爱，才能成就人。

袁弘喜欢该剧的一大原因在于哲学思考：“它还探讨了——你作为家长，是否对子女负责，对你创造的

生命负责？科学家是否能控制实验成果，成果对人类是好还是坏？你没有要求被创造出来，但是你就是被创造出来了，怎么办？”

如何去演好一个“不是人的人”？他与郑云龙、闫楠三位演员轮番演“人形生物”，只有袁弘有个三岁的娃。他从娃娃学步的颠簸里，学习不和谐、不平衡、反重力的肢体语言。他们三人也会彼此对对方的表演优点互相借鉴。“我们在排练厅里看到对方做得那么好，会有压力。但是我们都感谢压力——直接给你刺激，让自己更加提升。”

顿悟

袁弘有了孩子之后，对人生的理解顿时开阔起来：“孩子一出生，窗户纸就被捅破了——我刹那顿悟以前父母为何要跟我唠叨这些那些。”他一下成为一个“去自我中心

化”的人，他认为人生就是一个逐渐发现自我、认识自我、坚持自我、表达自我，然后逐渐因为爱而“去自我中心化”的过程：“孩子其实是来拯救父母的。”

一次，袁弘的日程特别满，当他在不断思索如何调整乃至紧锁眉头多时，那时才2岁多的儿子四坨说了一句：“爸爸，你不要不开心。”袁弘说：“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”他现

在回忆起来眼角也有泪光：“我现在特别理解什么叫‘天伦之乐’——父子、夫妻之间的爱，就是人的天性，也是人伦。由此引发的快乐，是工作中的快乐无法比拟的。”

袁弘的妻子张歆艺也是演员。这些天她在演话剧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“她是个有天赋的演员。她演得很好，当然可以更好，她特别自成一派。”不过说实话，演员夫妻之间探讨

首登上海舞台演绎“一个人的古典”

孙榆桐 宁被争议不愿平庸

喜欢古尔德独特个性又能自洽的音乐风格，坚信乐谱是演奏家走入两百多年前的伟大作曲家内心的唯一途径，坦然参加比赛自然就是要赢的……日前上海大剧院“一个人的古典”迎来了青年钢琴家孙榆桐的亮相，这是他首次登上上海的舞台。而谈吐温和、言辞中却颇具锋芒的孙榆桐如同他的演奏般，让人感受到了当代青年钢琴家的个性和追求：“经典古典乐曲数百年来被演绎无数次，如果不能展现出新意难免会让人觉得无趣，一场演奏宁愿得到的是两极化的评价，

也好过让人觉得乏善可陈。”

因在西班牙桑坦德国际钢琴比赛上取得亚军，孙榆桐成为少数“空降”2022年第16届范·克莱本比赛的选手。更多中国音乐爱好者认识孙榆桐，是通过观看2021年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直播，他对肖邦作品个性化的演奏，挖掘了肖邦创作中的即兴感与不确定性。

肖邦所处的年代不可能留下录音，对其作品如何演绎也是众说纷纭，但呈现其浪漫主义色彩是主流。孙榆桐认为：“我们和舒曼、肖邦等作曲家相隔两百余年，怎么去

了解他在写下这些旋律时的心情呢？唯有乐谱。我在演奏前做得最多的功课就是研究乐谱，只有对乐谱有够深入的了解，才可能在尊重原作意图的基础上相对自由地进行演奏。”

极具个性、追求自然的演奏状态，使孙榆桐在众多青年钢琴家中脱颖而出。有乐评家认为能在他的演奏中捕捉到古尔德的身影。对此，孙榆桐表示：“我确实会听一些老的录音学习，也很推崇以个性演绎著称的传奇钢琴家古尔德。”而在年轻一代音乐家中，特别有想法的“90后”特里

福诺夫也是孙榆桐很欣赏的一位。在他看来：“敢于在公开表演中尝试那些不那么安全的曲目，是一个演奏家自信及有追求的表现，当然也需要足够的实力支撑。”

音乐会上，孙榆桐演奏两首肖

邦作品《F小调幻想曲》《第二钢琴奏鸣曲》和穆索尔斯基《图画展览会》。为了让观众更好领会作曲家的创作意图，孙榆桐不但为上海演出“定制”了曲目，更特地撰写了解读。 本报记者 朱渊



孙榆桐